



幼兒街第二部

地下堡壘

卡西里 波梁諾夫斯基 合著

幼兒街第二部

地下堡壘

列夫·卡西里 馬克斯·波梁諾夫斯基 著

楊霞華 譯

泥土社

主要人物

瓦洛加（符拉其米爾·尼基福洛維奇·杜比寧，伏烏加，瓦洛其加，伏瓦其加，伏瓦）——本書主人公。地下游擊隊少年偵察組組長。

尼基福爾·謝苗諾維奇·杜比寧（尼基夏）——瓦洛加的父親。

葉芙陶基雅·季莫菲葉芙娜（杜霞）——瓦洛加的母親。

瓦藍基娜·杜比寧娜（瓦藍，瓦藍加）——瓦洛加的姊姊。

瓦涅（伊凡·伊凡諾維奇·格里采恩柯，瓦涅加）——瓦洛加的表兄、少年游擊隊員。

格里采恩柯（伊凡·札哈洛維奇·格里采恩柯）——瓦洛加的舅舅、瓦涅的父親。

尤麗雅·李伏芙娜——瓦洛加的女教師。

斯薇特拉娜·斯米爾諾娃——瓦洛加的同學、尤麗雅·李伏芙娜的女兒。

謝勃烈夫（阿列克桑特爾·費道洛維奇，薩沙伯伯）——地下游擊隊第一任隊長。

瓦賽尼（符拉斯·伊凡諾維奇）——地下游擊隊偵察員。

舒里京——地下游擊隊偵察員。

舒斯托夫（伊凡·加烏里洛維奇）——地下游擊隊偵察員。

馬加洛夫（尼古拉·馬加洛夫）——地下游擊隊偵察員。

茹欽高夫（符拉其米爾·安特烈葉維奇）——地下游擊隊軍備主任兼爆破工兵組組長。

尼娜（尼娜·高瓦列娃，銀加）——女游擊隊員。

娜佳（娜傑日達·札哈洛芙娜·舒里京娜，娜婁莎）——女游擊隊員。

托里克（托略·高瓦列夫，阿那托里依）——少年游擊隊員。

拉若烈夫（謝苗·米哈依洛維奇）——地下游擊隊第二任隊長。

基藍（阿基莉娜·耶高夫列芙娜·拉若烈娃）——拉若烈夫之妻。

耶沙（耶高夫·馬爾高維奇·孟托）——地下游擊隊炊事長。

呂勃金（葉菲姆·安特烈葉維奇）——地下游擊隊員。

高特洛（伊凡·札哈洛維奇）——地下游擊隊政治委員。

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基——地下游擊隊參謀長。

高爾尼洛夫（格奧爾基·伊凡諾維奇，高拉伯伯）——地下游擊隊副政治委員。

謝爾蓋葉夫（瓦涅·謝爾蓋葉夫）——地下游擊隊共青团支部書記，原海軍上尉。

明金（米哈依爾·葉甫格拉福維奇，米夏）——地下游擊隊和地下布爾什維克黨中央的聯絡員。

龐吉列·莫斯科鈴高——地下游擊隊員。



第二部 地下堡壘

目次

第二部 地下堡壘

第一章	不肯帶去	二七五
第二章	心在燃燒	二九五
第三章	格里采恩柯舅舅的祕密	三二三
第四章	再會吧，世界！	三四三
第五章	地下堡壘	三六五
第六章	地下和地上	三八五
第七章	第一次出礦	四一七
第八章	心上一塊石頭	四四三
第九章	關於燕麥	四六五
第十章	和星星會晤	五〇五

第十七章	地下會戰.....	五二
第十八章	在炎炎地燃燒起來的地下.....	五四
第十九章	耳 目.....	五九
第二十章	埋葬在石頭裏.....	五九
第二十一章	最後一次偵察.....	六六
第二十二章	恭賀新禧.....	六九
伏洛加街（尾聲）.....		六九
譯後記.....		七九



第一章 不肯帶去……

是黑海變了樣子嗎？是它變淺了還是變冷了？是米特里大特山變得低一些了嗎？是天空已不再像昨天一樣的六月的天空了嗎？還是克里木夏天的太陽變暗了呢？

不，一切還是依舊。海一點也沒有改變，它仍像往常一樣：靠近岸邊的海面，由於擊岸浪所搞起來的沉澱物而顯出帶黃的咖啡色；遠一點，是玉石樣的綠色；盡頭處，在地平線旁，則是青鋼色。天空仍舊是萬里無雲，太陽也依然像往日一樣熾熱。米特里大特山照樣高聳在城市上空，街道上仍然還在散發出魚腥的氣味。一切似乎都並沒有改變，但是瓦洛加却覺得一切都變了樣。

在米特里大特山山頂的上空，已經不再有少年航空模型建造者社的社員們的白翅模型在飛翔了。現在根本已經不放任何人到山頂上去啦。在米特里大特山的斜坡上以及山頂上，已設置了城市

防空砲隊。從山下，可以清楚地看見在淡藍色的天空的背景上，有大砲的黑色的輪廓。古老的米特里大特山上細長的高射砲座，伸到了天空，因為從任何一條街上都望得見米特里大特山，於是矗立在每個十字路口上空的武裝了的山頭，就提醒着人們：戰爭爆發了。

海洋、天空、大地，這一些是不能改變的。它們的顏色，在克里木炫目的陽光照耀下，仍舊和過去一樣地鮮明。但現在在城裏和海岸上的一切，好像都變了顏色，城市褪了色啦。在幾天內，港口裏色彩鮮豔的快艇、駁船、帆船，都重新油漆成像狂風駭浪中的海一樣的青灰色。許多人都穿上了顏色像泥土和青草一樣的衣服。暫時還在遙遠的某處進行着而漸漸逼近來的砲聲隆隆的戰爭，使人們把牆壁和屋頂都塗上了顏色。在一些港口的堆棧裏，在一些工廠的建築物上，出現了奇怪的、笨拙的、作爲偽裝用的褐綠色的斑點。一切都好像想掩藏在地下，和大地融成一片，免得顯露目標。粗糙地塗上了偽裝的斑點和線條的建築物的牆壁，已失去了它們固有的顏色而塗滿了土壤、沙泥的色彩，並且還塗上了谷地的陰影，和小草丘的綠色斑點。

本來，在防波堤附近，經常有許多明亮的紅綠燈搖幌着，在桅檣上面，經常有火星歡樂地跳躍着。但現在，每逢傍晚的時候，海上再沒有火花爆發了。原來不歇地閃爍着的燈塔，也不再發出一閃一爍的光芒來了。到了夜裏，這整個風蕭蕭的、朦朧曖昧而荒無人煙的遼闊的海面，是一片空寂，海面上現在已不再反映出什麼東西來了。

但是不管是在白天或是夜裏，人們的眼睛裏都燃燒着一種嚴肅的、有時也是刺人的、不閃爍的



在淡藍色的天空，出現了高射砲的輪廓。從各處——城市的任何一端和從海上——都可以看見米特里大特山山頂。

火焰。瓦洛加覺得，人們的眼睛在那大家忘不了的日子——六月二十二日——裏一下子改變了。在那一天，整個生活，像船隻一樣，離開了某一條熟悉的海岸，已經不能再駛回頭來了。寧靜的海岸，彷彿已遠遠地落在後面，迎面開始威脅地吹颳起難以測度的、黑沉沉的、佔着很廣闊的面積的暴風雨。

一個比一個更令人驚惶的消息，傳到了凱爾奇城裏。法西斯匪徒們轟炸着西伐斯托波爾。據說，在西姆費洛包里已經發出空襲警報，戰爭真是十分迫近了……

在戰爭開始的頭幾天，瓦洛加老是把頭湊近擴音器，貪婪地收聽着無線電。他一直期待着這樣一個時候，那時無線電裏會報告：敵人已被阻遏住，已被粉碎；他們丟掉了一切逃跑着；我們的軍隊，擎着紅旗，在投降了的法

西斯城市的街道上走着。「等一下，」他對自己的同學們說，「敵人只是在開頭，當我們的軍隊一切都沒有準備好的時候，才能那樣逞兇。明天你就會看到……」但是，明天——新的一天開始了，而無線電還是沒有帶來期望着的好消息。相反地，消息一天比一天變得更令人不安了。敵人越來越深地侵入了廣闊的蘇聯領土。

現在，父親整天整天地在港口辦公了。沒有特別的許可，那裏已不准通過。大門口有哨兵守衛着。有時瓦洛加會好久看不到父親，因為父親現在很少回家過夜了。

當瓦洛加聽到蘇聯情報局的報導，說敵人侵佔了明斯克時，他覺得他應該和一個人談談，這個人必須很懂得他，而且能幫助他搞明白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他想要不要到尤麗雅·李伏芙娜那兒去呢，但不知怎的總覺得有點不好意思。

後來，瓦洛加記起了他的老朋友基里呂克（在艱難的時候，他曾屢次跑到這位老朋友那兒去過），就走去找他了。在旅館（這旅館所有的玻璃門窗，現在都已用報紙的長條交叉地粘貼住了）附近，已不再有歌聲響亮的黃雀在歌唱，基里呂克本人也不見了。

瓦洛加遲疑不決地推動那旋轉的門，被門帶了進去，就置身在一個涼爽而昏暗的樓下過廳裏了。在椅子上，在沙發上，是一些軍人和海員。他們有的坐着，有的在談天，有的躺着，有的在打盹。

到處放着手提箱和長方形的旅行箱。瓦洛加熟悉的看門人一看見瓦洛加，就喊道：

「你怎樣進來，就給我仍舊怎樣離開此地吧！」

「那麼基里呂克在哪兒呢？」瓦洛加問。

「他參加人民志願軍了……他無限期地放掉了所有的黃雀啦……」

瓦洛加愁悶地回家了。他開始用一種令人起疑的勤奮，收拾着自己桌上的東西，把它們放在一邊。葉芙陶基雅·季莫菲葉芙娜注意到了在他眼睛裏有一種奇怪的、堅決的、預兆着將有不吉的事要發生的光輝後，就耽心地問道：

「伏烏加，你在轉什麼念頭呀？請你在這種時候不要再做什麼蠢事了……」

「你知道，媽媽！」瓦洛加站在母親面前，用肩膀狠狠地擦着面頰說，「我這就快十四歲啦，但不知怎的，我的生活過得一點都沒有意思呢！」

「這是什麼話——『沒有意思』？」母親憤怒地說，「學習好起來了，到阿爾吉克去過，大家都開始稱讚你了，而你卻說——『沒有意思』！」

「但這一切都是孩子的事，你明白……那一切並不完全是我自己做的，而更多地是周圍的人使我這樣的。少先隊的孩子們在學習方面幫助我督促我，你和爸爸——在你們自己這一面也……市教育局派我到阿爾吉克去。而我自己呢，媽媽你懂得——我本身那樣的事可一點也沒有做過呢！」

「可是在你那樣的年紀，誰又能做出什麼了不起的事來呢？好好地學習，幫助我們管管家裏的事，少先隊有任務交給你，就好好地去完成。這就是你能幫忙的事啦，你還要怎樣呢？」

「唉，媽媽，」瓦洛加煩惱地說，「不是談的那個！當芬蘭戰爭進行着的時候，我還能勉強呆在

家裏。不錯，有一次，我和唐欽柯差一點跑掉，但那時戰爭已經結束了。現在，戰爭顯然將是長期的，……全體人民去打仗了，四面八方動員……捕鳥者基里呂克也參加了志願軍。而我却好像就應該留在這兒……爸爸回來的時候，我馬上去向他請求……或是讓他自己打發我上前線去，不然我就逃跑，就是這樣。」

「你對母親說這樣的話，怎麼不覺得害臊的呢？要是我告訴父親……」

「我自己會告訴他的。」

這時，瓦藍基娜開了共青團會議回來了。現在她也是整天整天地不在家裏了。她疲倦地走回來，拖着疲乏沉重的脚步，無力地倒在椅子上，從壁上的鈎子上取了毛巾，開始擦抹起冒着熱氣的臉和蒙上灰塵的頸子來。

「你還是先去洗洗臉好，」母親對她說。

「等一下，媽媽，讓我歇一口氣……今天我和同學們卸了整整一輛列車哩。今天我們的共青團義務星期六。疲乏極了！我回到這兒來，登上樓梯時，說老實話，我是把兩手放在膝下抬起腳來走的，它們已走不來路，再也沒有法子啦……」

瓦洛加帶着不滿的神氣瞧瞧她。他看出姊姊把自己的疲乏引爲驕傲，甚至好像炫耀着它，她好像是在說：「看吧，我是怎樣地勞動過了。」

「明天，」瓦藍用手巾搥着繼續說，「媽媽，明天，我們全體共青團員還將要收到瓦依高夫工廠

和選礦工場的介紹信，介紹我們到漁業工會去做晾晒和修補魚網的工作，他們那兒男人既然都去參了軍，自然就需要女人去幫忙啦。」

瓦洛加小心地坐在桌旁的椅子上，已經注意地在聽着姊姊的說話了。

「你們可了不起啊！你們已經是共青团員啦，到處都派遣着你們哩，」他嫉妒地說。

「那麼你們少先隊員們可怎樣，打着瞌睡嗎？」她回答說，「今天我看見鐵路員工的孩子們收拾着廢鐵。此刻大家都是夠忙的，而你却老弄着畫冊。」

瓦洛加漲紅了臉。

「首先，我要聲明，這不是畫冊，而是日記簿。要是你沒有徵求我的同意就拿去，那末至少也該好好地看一看。顯然，你是在根據自己的習慣猜度別人。」畫冊」我可是在那兒抄着情報局的報導哩。因為以後，等戰爭結束後，從戰爭開始後第一天起的全部歷史，就都可以在我這兒得到了。要是你不能了解，就不用管那與你不相干的事得啦！」

瓦洛加生氣地走出房間，跑下樓梯到院子裏去了。

幾分鐘後，他已在他的朋友瓦洛加·基謝立夫斯基家的窗戶下面了。他大聲吹了下口哨，立刻聽到有人從房裏用手指敲着窗戶。瓦洛加·基謝立夫斯基向他揮着手，請他進去。但瓦洛加·杜比寧用手指指着地，招呼朋友到院子裏來。

基謝立夫斯基出來後，瓦洛加對他說：

「你讀過鐵木耳的故事嗎？」

「你是指他和他的隊伍怎樣行動的故事嗎？」

「對，就是蓋達爾寫的。你記得，他們在那裏怎樣組織起來幫助那些父親上前線去了的軍屬嗎？我們也這樣做吧。」

「但我不知道怎麼去做呢。」

「我自己也不很清楚，只是想做點這樣的事罷了。否則我乾脆預先通知你，基謝立夫斯基，我會跑掉的，就是這樣。」

「你跑到哪兒去呢？」

「到前線去！——那就是我要去的地方囉！」

「可是，他們中途就會把你抓住的，」基謝立夫斯基有把握地說。

事情看來似乎也很簡單：只要到軍事委員會去打聽會發過動員通知書去的地址，直接跑到那些家裏，行了少先隊敬禮後就問好說：「你們好！我們是少先隊員，我們有一個鐵木耳工作隊，我們就是這個工作隊的隊員。我們願意幫助你們，請告訴我們，你們需要什麼嗎？」但那樣怕又是不行的。他們會謝絕說：謝謝，我們不需要什麼。這還算是好的。可能還要嘲笑地說：「找到了幫手哩！甚至還可能趕你出來說：這兒還用得着你們才怪哩！如果像蓋達爾小說中的鐵木耳那樣秘密地工作，那麼在目下戰爭的時候，很可能會引起麻煩的。你還會碰上共青團殲滅隊，他們會把你抓起來說你

在人家的院子裏樓梯上走來走去一定想窺伺什麼。因爲四面八方，人們都在談着間諜的事啊。瓦洛加自己也就常常在夢想着會抓到任何一個破壞份子，因此他總是細細地打量着他所遇見的每一個可疑的人物。

不，現在已不能秘密地行動了。於是瓦洛加就到尤麗雅·李伏芙娜那兒去徵詢她的意見。

瓦洛加又到了在假期中寂靜無聲的熟悉的校院裏，覺得他是多麼希望能快一點開學呀。他覺得如果每天早上鈴聲又響起來，一天的工作依照着課程表進行，每分鐘都忙着工作，忙着上課，四面集合着他的一年級小學生，少先隊室裏經常有集會，讓現在已找不到他的人影的若拉·包利許楚克對他們講着戰爭——那樣，心裏也許會比較安靜一點。但是他立刻又想到，假如現在要坐在課桌裏，準備功課並且回答功課，這顯然是不可能的。現在腦子裏可裝不進去什麼功課啦，因爲一切的思潮都集中在一件事——戰爭——上了。

但是，當尤麗雅·李伏芙娜——她還是像往常一樣安靜，只是微微顫動着眉毛，瓦洛加以前沒有看到她這樣過——聽完了瓦洛加的話，用自己那照常平穩、嚴厲而和諧好聽的聲音，同他談話的時候，他感到了一點平靜。

「杜比寧，親愛的，」尤麗雅·李伏芙娜說，「我懂得你現在是怎樣地靜坐不下去啦。不過你不要急忙。這是一個艱苦長期的戰爭，自然囉，他們永遠不會戰勝我們——這一點我是堅信不疑的——」

○ 瓦達爾·蘇聯傑出的兒童文學家，著有鐵木耳及其伙伴、丘和蓋、學校等。衛國戰爭時壯烈犧牲。

但是我們必須愛惜自己的力量。我們的力量在一天天地增長。可是，像你這樣的孩子，前線並不需
要，這我可以肯定地對你說的。至於在這裏支援，倒是一件很好的事，我贊成這樣做！斯薇特拉娜
已打算到你那兒去，並且還要到所有的同學那兒去一次；不久你們就可以開始工作了。」

「不過，怎樣開始工作呢？」

「我記不得是誰寫的了，我曾讀到過……」最難的事是開始。只有一個方法去克服它；就是開
始。」

於是他們就開始了。

依呂夏·塞利柯夫——就是那個在瓦洛加同一年級小學生們談話時喜歡提問題，而且有一次
不知怎的竟問起瓦洛加自己學習得怎樣的孩子——的父親是海員，他的家輪到第一個被訪問。依
呂夏只有一個人在家，他看見了走進屋子的少先隊員們，開頭很害怕，好久都不願放孩子們從前室
走到房裏去。後來他看見並認出了瓦洛加就說：

「你在我們那裏講過契加洛夫的故事哩。你答應過替我做一隻船，你給我做嗎？」

就在這一天，瓦洛加桌子上最好的一些魚雷艇中，有一隻不見了。過了一天，用一塊木頭巧妙
地雕刻出來的一隻巡洋艦，也不知航行到哪裏去了。不到五天，桌子上的江防船隊全完蛋了。瓦洛
加全部的大艦隊——他所有的船隻，一直到壯麗的主力艦「紅斯巴爾塔克」為止，所有由樹皮剪成
的驅逐艦、掃雷艇、潛水艇——全都開走啦，慷慨的瓦洛加把所有的船隻都交到了那些父親已參軍